

存在论视角下的人工智能文学再论

段梦婕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DOI:10.61369/HASS.2025050009

摘要：人工智能文学作为一种新兴文学形态，在后人类语境中引发了关于文学主体性、时间性和技术本质的深刻反思。本文尝试从海德格尔存在论的视角出发，重新审视人工智能文学的意义与价值。本文探讨了人工智能文学作为意义生成场域的功能，通过新读者的核心作用强调此在的优先性；分析了人工智能文学作为此在镜像的特征，揭示了其表面化时间性与此在时间性的本质区别；结合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探讨了人工智能文学作为技术本质对此在解蔽的实现，指出其在异化空间中为人类提供了反思自身独特性的契机。

关键词：人工智能；海德格尔存在论；此在；解蔽

A Reexamination of AI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ntology

Duan Mengji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119

Abstract : As an emerging literary form, AI-generated literature has provoked profound reflections on literary subjectivity, temporality, and the essence of technology within the posthuman contex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examine the significance and value of AI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ideggerian ontology. It explores the function of AI literature as a field of meaning-generation, emphasizing the primacy of Dasein through the pivotal role of the new reader; it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I literature as a mirror of Dasein, revealing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s between its superficial temporality and the authentic temporality of Dasein; and, drawing on Heidegger's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it discusses how the technological essence of AI literature contributes to the unconcealment of Dasein, offering a moment for human beings to reflect on their own uniqueness within an alienated space.

Keywords :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eideggerian ontology; dasein; unconcealment

引言

包括人工智能文学在内的数字文学是在数字新媒介的催动之下，自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一种因媒介变革而兴起的文学样式，目前在国内外都已获得长足发展。^[1]最早的机器文学可以追溯到 1959 年由德国计算机科学家卢茨使用楚泽 Z22 (Zuse Z22) 大型计算机开发的机器作诗程序“随机文本”(Stochastische Texte) 生成的文本。^[2]经过半个多世纪，机器文学不断升级，在当下成为了极具生命力的新形态。2023 年，Open AI 公司开发的 Chat GPT 问世，其在文学性文本生成实践上的表现比前期国内取得的相关成果更加令人惊艳，引起了学界对人工智能文学关注的又一波热潮。2025 年 1 月，深度求索公司出品的 Deepseek 在国内市场免费提供服务，其生成的文本在文学性上的优秀表现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关注。

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某种意义上映照着后人类语境的不断切近，后人类主义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逐渐在西方文学理论中被建构和不断丰富，旨在对人类文明以及人类自身理解的反思性重构^[3]。在这样的语境下，曾经作为人所特有的精神生产活动的文学，也亟须给予新的观照。后人类语境中主体身份的泛化提示着我们各种实践活动中主体多样化的无限可能，正如美国后人类主义理论家 N. 凯瑟琳·海耶斯所说，“无论后人类的未来意味着什么，它都标志着人类可以将自己视为统治地球的有特权的理性存在的时代的终结。如今，渗透于人类社会基础设施之中的复杂的人类技术系统，指向了一种更为谦逊也更精确的图景：人类只是众多认知者当中的一种”^[4]。人工智能文学作为一种可能的文学新形态，在分析其可定义性时不能以传统文学观念中文学活动的主体身份为唯一标准。随着理论和技术的不断发展，文学活动中的人工智能和人类及其相互关系产生了新的变化，人曾经在文学生产活动中的绝对主体性逐渐被消解，与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的关系也不再是简单的主客对立，不再是单纯的实践者与工具的关系。Deepseek 步入市场，有了广大的用户，其较为优质的文学文本生成技能获得了大量的实践，不管是学界，还是作为潜在读者的用户都对这一新形式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了解。在这个契机下来重新审视生成式人工智能文学，能获得更深入的认识，并且有着更坚实的实践可能来检验认识的正确性。

作者简介：段梦婕（2001—），女，汉族，云南昆明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学，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在取消主客对立甚至是取消人本主义主体性的语境下，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可能是我们重新思考人工智能文学的一条新路径。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在某种意义上试图超越传统的主客二元对立来思考存在的意义，思考作为此在的人与世界、世界中其他存在的关系。而人工智能文学恰是人与人工智能技术关系下的产物，并且作为特殊的文化产品与人有着重要的联系性。此外，海德格尔在《技术的追问》中讨论了现代技术对人类生存的深刻影响，对我们分析人工智能文学这一技术性结果有着重要的启示。

一、作为此在优先性的确证

按照传统文学理论的基本逻辑，只有具备主体性的“作者”才能开展“创作”活动，故而主体性问题往往是探讨人工智能文学需要探究的基础性理论问题。西方早期的机器文学实验十分强调文学自身结构生成和对作者主体的抑制，^[4]如果说文本中心主义曾经是极端之言，那么在机器文学面前，“作者之死”的宣告已经从理论变成了现实。作者这一文学活动的根本性构成要素在一定程度上被取缔直接动摇了人在文学创作中的主体性地位。有研究指出，目前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文学实现的是“一般创作”，无法实现只有人才能进行的“深度创作”，所以人在此类活动中依然保留主体性。^[5]但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迅速，基于文本效果或是生成方式来讨论人在人工智能文学活动中的主体性是有限的，或许放弃对人在文学活动中主体性的执念，寻找更为根本性的立场才是在新语境下正确审视人工智能文学的正确路径。

海德格尔指出，“此在在存在者层次上及存在论上具有优先地位……它是使一切存在论在存在者层次上及存在论上都得以可能的条件”，^{[6][7]}而此在这种存在者的本质就在于它“去存在”，即此在不是同其他存在一样固定的，而是具有“去存在的种种可能方式”，^{[6][50]}粗略地来理解，所谓此在“去存在”的本质就是一种能够创造无限可能的主动性和能动性。人作为此在的这种本质上的优先性是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世界中的一切其他存在所不具备的，这应该作为我们考察人工智能文学的基本立场。

由于人工智能不具有“去存在”的主动性和能动性，所以人工智能文学在面对此在时成为对此在优先性的确证，表现有两种，一是作为此在在相应的文学活动中确证文本意义的场域；二是对此在意志的反馈和执行。

在传统文学理论（指吸收人工智能文学作为文学形态前的文学理论）中，读者的阅读对整个文学活动的最终完成具有重要作用，以姚斯和伊瑟尔为代表的接受美学分析了读者阅读这一环节实现文本意义的机制，即读者通过与作品间的视野交融、与文本结构的互动、与作者的交互生成作品的意义。^[7]同时，读者从文本中获得情感、哲理与思考，进而获得对自身存在的确证与认知，实现了文学在认识、教育、审美等层面的价值。

在人工智能文学这一新形态的文学活动中，读者的这种职能得到了更加突出的表现。由于取消了传统作者这一主动性的构成要素，所以“读者”成为这种文学新形态中唯一能发挥主动性“去存在”的要素。从量上来说，这种新读者在阅读中对文本的解码和重建几乎成为了文本意义和价值的唯一来源；从质上来说，这种新读者还以“协同作者”的身份参与到文本创作的环节中来，人工智能文学是没有主动性地对用户的意志作出反馈和执

行。这种转变强调了读者作为“此在”人工智能文学活动中的优先性，更强调了此在在人工智能面前的优先性，不论技术发展到何种地步，这种优先性都应该得到承认，这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本伦理要求。

二、作为此在的镜像

海德格尔指出，此在是通过时间性的展开而展开的，时间性是此在存在的根本结构。“从将来回到自身来，决心就有所当前化地把自身带入处境。曾在源自将来，其情况是：曾在的将来从自身放出当前。我们把如此这般作为曾在着的有所当前化的将来而统一起来的现象称作时间性”。^{[6][372]}也就是说，曾在、当前以及将来一体化的这个总体就是时间性，而此在就是以这个整体化的时间性为存在方式的。

人工智能文学的生成虽然是即时完成的，但却不是在封闭的时间点上直接实现的，而是置于曾在、当下与将来相互关联的开放维度中，一定程度上具有时间性的结构特征。人工智能文学基于当前的技术水平和数据进行即时性的文本生成，通过模仿历史文本、文化数据中的文本结构、语言风格等进行拼贴，将一种复生的历史影像嵌入到文本中，并通过预测性地建构未来可能性而表现出一种将来维度的指向。

但是人工智能文学的这种时间性结构事实上是极度表面化的，因为它对历史文本和文化数据的学习分析和运用只是模仿和拼贴，文本中的“历史感”来源于模式化的再现行为，只是一种表面影像而不具有深度特征，与此在所有的历史性经验有着根本的区别；对未来的想象和预测指向物理时间的维度而不具有“向死而生”般朝向未来展开的能动特征，从而也就无法指向本真。

人工智能文学的时间性结构没有内在维度，甚至上浮到了物理时间的层面，不具有此在时间性结构的深度、连贯性和延展性。但它又确实具有一种当下的开放性，并使此在能够在其中展开自己的时间性。人工智能文学与此在这种性质上不同而表面上相似的关系可以比喻为一种特殊的镜像关系，即在面对镜子时，人可以从镜像中看到自身的影像并且对自身形成某种认知，但是当人走近镜子时，镜像却由于不具有内在时间的可延展性而静止不动。

人工智能文学自身具有表面化的总体时间性特征，在结构上与此在具有相似性，并且在即时的阅读过程中，由于文本语料与此在经验的同源、文本作为符号的特性以及阅读中的接受机制等因素的作用，读者可以对相应文本实现历史的赋语境化和对自身的内在认识，这种阅读实践也可以作为此在的开放和动态的时间性结构。这是人工智能文学作为此在镜像的相似性前提，以及它

所具有的帮助此在形成对自身认识的功能性前提。

但人工智能文学以模仿和拼贴为基本实现手段，总体上具有去深度化、去历史化、去语境化的特征，形态上是二维的平面影像，与立体实在的此在有着根本性的区别。更为重要的是，此在可以在空间和时间中延展并且在时间性中展开自身的存在，而人工智能文学作为影像却无法实现这一维度上的动态效果。

三、作为技术本质对此在的解蔽

海德格尔在《技术的追问》中指出，“技术的本质乃是一种解蔽的方式”，^{[8]931}“我们要追问技术，并希望借此期盼一种与技术的自由关系。当这种关系把我们的此在向技术之本质开启出来时，这种关系便是自由的”，^{[8]924}他认为对技术之本质的追问是在正确的基础上揭示真实，而在这种对真实的揭示中，也就是在对本质的追问中，我们同时能够找寻到作为此在的自由。

海德格尔指出，现代技术是一种以控制和保障为主要特征的“促逼”的解蔽，随着现代技术的不断深入发展，自然和人都被促逼摆置，进入一种“持存”状态，也即进入一种与此在之存在方式相对的异化状态。在海德格尔未曾面对的后现代甚至后人类时代，人的这种“持存”状态有增无减。詹姆逊在其现代性研究中指出，后现代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工具试图将一切都吸入到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中，实现资本主义阶级对大众的意识殖民，^[9]在这种文化逻辑下的人的状态，正如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之促逼的描述，“人类如此明确的处身于座架促逼的后果中，以至于他没有把座架当作一种要求来觉知，以至于他忽视了作为被要求者自己，从而也不去理会他何以从其本质而来，在一种呼声领域中绽出地生存，因而绝不可能仅仅与自身照面”。^{[8]945}

人工智能文学作为技术，是时代的命运；同时人工智能文学作为镜像，与詹姆逊提到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幻象十分相似，它们具有类似的手段和同样的特征。但无论是作为技术还是意识镜像，人工智能文学没有强制性地使我们陷入它的逻辑之中，而是

给出了一个开放性的解蔽空间。当我们在相应的阅读活动中，先决地或是后发地认识到人工智能文学能生产出与人类精神文化创造相当甚至可能是更佳的文本依靠的确是一种非此在的机械活动时，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异化空间中“定位”自身的契机，因为面对人工智能文学这种非此在主体所实现的与此在高度相似的行为结果，会引起此在对自身独特性的怀疑。“认识给出启发，具有启发作用的认识乃是一种解蔽”。^{[8]931}当此在抱着对自身独特性的怀疑时，恰恰也获得了对自身独特性的确证，因为“存在者的无蔽状态总是走上一条解蔽的道路，归属于解蔽这一命运领域人才成为自由的”。^{[8]943}

四、结语

人工智能文学的出现不仅标志着文学形态的革新，更引发了关于人类存在、技术本质和时间性的深刻哲学思考。从海德格尔存在论的视角来看，人工智能文学作为一种技术产物，既是对此在优先性的确证，也是对此在时间性的镜像映射。它通过模仿和拼贴，形成了一个表面化的时间性结构，虽然缺乏深度和历史性，却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开放的场域，使其能够在阅读中展开自身的时间性并实现意义的生成。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文学作为技术本质的一种解蔽方式，揭示了现代技术对人类存在的深刻影响，并在异化空间中为人类提供了反思自身独特性的契机。尽管人工智能文学无法完全替代人类文学的深度与创造力，但它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形态，无疑为我们重新思考文学、技术与人类存在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本文实际上正是这种思考的尝试。在后人类语境不断切近的当下，人工智能文学不仅是一种技术现象，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人类在技术时代的自我认知与存在意义。随着技术的不断推进，人工智能将在更多的领域展现出其对人类本质的存在论价值，它将作为“主体外化自身的媒介，为人类反思自我提供新的隐喻”。^[10]

参考文献

- [1] 单小曦. 莱恩·考斯基马的数字文学研究 [J]. 文艺理论研究, 2011, (05): 12-21.
- [2] 李睿. 基于语料的新诗技：机器诗歌美学探源 [J]. 外国文学动态研究, 2020, (05): 42-49.
- [3] 郭琳.N. 凯瑟琳·海耶斯的后人类主义理论研究：从数字人文到技术认知 [J]. 南昌师范学院学报, 2021, (04): 67-72.
- [4] 聂春华. 组合与生成：文学机器的谱系及其诗学意义 [J]. 文学评论, 2025, (01): 171-181.
- [5] 简圣宇. 生成式人工智能文艺创作的主体性问题 [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54(01): 85-97.
- [6] [德]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 [M]. 陈嘉映, 王庆节, 合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12.
- [7] 任卫东. 西方文论关键词：接受美学 [J]. 外国文学, 2022, (04): 108-118.
- [8] [德]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选集 [M]. 孙周兴, 选编. 上海: 三联书店, 1996.
- [9] [美]詹明信.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M]. 张旭东, 编. 陈清侨, 严锋, 译. 上海: 三联书店, 2013.
- [10] 郝婉莹. 人工智能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和影响 [J]. 百科知识, 2022, (15): 15-16.